

你会写“冒”字——感冒的“冒”、冒险的“冒”吗?近来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朋友做了一次同样的“测试”,请每个人写一个“冒”字。众人纳闷:这么常用、简单的汉字,写出来还不容易吗?但偏偏在这大学以上学历的近20个人中,写对的仅3人,正确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不过,我绝没有资格嘲笑写错“冒”字的人,最应为此愧疚甚至无地自容的人,恰恰是我自己。一个自小学起语文考试就常得高分的文科生,且又是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职业编辑,竟从来不知道自己几十年来所书写的“冒”字统统是错的,而且也从未注意汉字库里输出的、报纸上印着的、网上出现的,都是规范的写法:冒的上半部,下端并不封口,两短横与左右竖并不相连,不是我一直以为的“曰”,也不是“日”!

冒,堪称汉字中的“第一易错字”啊!要不是语言文字专家指谬赐教,还浑然不知呢!

这或许不该全怪我们的启蒙老师,可能他们当初教我们识字写字时,就说过“冒”的规范写法,是我们自己漫不经心,马虎粗心,未掌握书写要领,以致落笔即错。不过是否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不少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正确写法,教学时便写错,于是便广泛地以讹传讹了?不然,怎么解释“冒”成了汉字中的“第一易错字”?而我的“微型调查”中,有3人称他们的老师一开始就强调了“冒”字的正确写法,其中2人分别是上海的50后和90后,1人是80后的台湾人,看来他们的语文老师功底厚实,即便是在一个汉字的写法上也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没有误人子弟,堪称称职的“一字之师”啊!

一个“冒”字的错写,可谓无伤大雅,无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必大惊失色,小题大做。但从这一个字,是否可透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之才与责?教师的才智和责任对于教书育人之重要,无需赘言,而当今“传道授业解惑”者却远不止教师这一个行当。若从广义而言,搞宣传、做报道、办媒体、主持节目、接受咨询等等许多被尊称为“老师”的人,每天不也都在“传道授业解惑”么?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仿佛穿越千年,便洞察到某些“师者”自己尚处于迷糊懵懂状态,却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以致混淆视听,误导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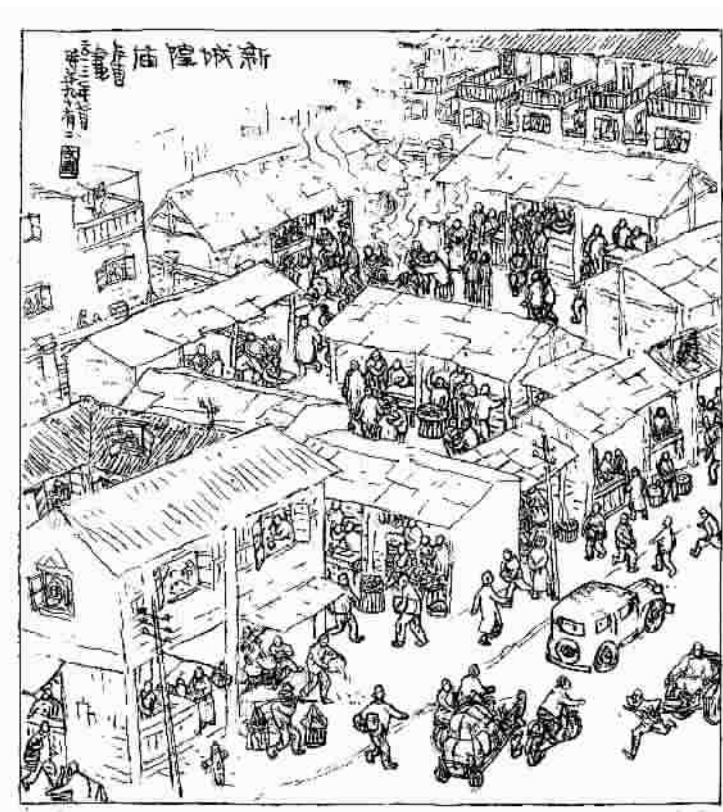
且以不久前的乙肝疫苗风波为例。湖南两名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并死亡,粤川等地也相继出现类似案例。传媒的报道很及时,但一开始便称“疑似”疫苗导致死亡,紧接着则直截了当地称“夺命疫苗”、“致命疫苗”。事实上,迄今为止全世界并没有完美无缺的疫苗,即便是完全合格的疫苗,造成接种对象死亡或者后遗症的可能性也客观存在。有些缺乏医疗卫生专业知识的记者编辑,对此并不了解,权威的鉴定结果尚未发布,就擅自做出耸人听闻的定论,引起公众无谓的恐慌。

眼下选秀活动多多,各路明星名人纷纷被邀任嘉宾、评委。但这些人并非个个都是万宝全书呀,若有自知之明,不懂的事情,无把握的判断,就别吭声吧,言多必失呀!别的不说,且看最近某个“最”字类的真人秀节目吧。一个智障奇人瞬间算出16位数开14次方的答案,还现场“秒杀”数学教授,令人惊叹不已。激动莫名之下,评委中有人击节欢呼发现了“中国的爱因斯坦”,“见证又一个霍金诞生”!非要把超常的计算能力与大科学家生拉硬拽在一起,岂非贻笑大方?

受上海市青联老朋友王作欣的邀请,在上海音乐厅参加“行板如歌——王作欣与她的学生们音乐会”。青联老朋友范鸿喜、王新奎等都前来聆听,在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巴西的巴赫风格曲第五首等动人旋律中,欣赏着王作欣的美妙歌唱,自始至终感叹着“生命的激励”。其实,像这样的“生命的激励”,一春伴随着自己参加市青联以后的三十多个春秋。

上世纪80年代初,有幸来到了市青联这个大家庭,面对着各行各业的“青春偶像”,深切地解读着“青春是美丽的”;在令人向往的各类活动中,大家自觉地遵循“青春的热情”需要全体委员的投入”;在“家庭聚会”中,大家坦诚地展示“生活的港湾”;在友善而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大家感受到“思想的活力”和“生命的激励”……

80年代中期,搬了新居,内江一村,一室一厅,建筑面积共29.5㎡。趁着邻居还未搬来,就暂时借用空屋,两次请来了青联朋友。这是十分普通的“家庭聚会”,却请来了万学远、黄跃金、王生洪、黄奇帆、吴汉民、范希平、王建磐、赵白鸽、赵丽宏、严建平、杨德林、叶学勇、米慧珠、刘豫阳、包秋、王文娟、奚小琴、吴建贤、彭荔、陈宏坤、张黎华、冯季清、张湘……一早,先把家里的棕绷翻起,以腾出欢聚的空间;大家带来了不少熟食;宏



新城隍庙

贺友直 图/文

1950年以后出生的人恐怕不知道除城隍庙之外还有新城隍庙。有,那是在敌伪时期,租界里的人怕到鬼子占领的南市城隍庙里去烧香,白相,就有人(不知何人)在现今的连云路延安中路金陵西路之间的48路公交终点站那边圈了一块地方辟了新城隍庙,我到过那地方,虽是称作庙,但未见过庙宇建筑,也未见过泥塑神像,其区域内开了一些店铺,大都是临时性的棚屋,其中店铺既无名店也上不了规模,属类摊贩的档子。我是1944年离开上海1946年重返,之后未曾去过那里,因之不明其所终,仅记曾有此事。

《家父》的文本困境

陈歆耕

友人赠我一册书,名《家父》,厚达500页,托在手上沉甸甸的。不过,这部书,长度已经不是一部书让人产生敬畏感的主要元素。因为,一年几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数量,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长篇小说的创作难度大大降低了,或能够驾驭长篇小说文体的作者正在呈几何级数增长。但让你能一口气读完,“每一页都处在高潮状态”(茨威格语)的长篇小说依然寥若晨星。

看封面,问友人:“是不是又要开研讨会?”友人答:“不开会,不需要写书评,也不需要做任何报道,作者只是想小范围听听圈内朋友意见。”如是,便如释重负。因为那种带有职业性阅读的紧张感没有了。既如此,那就随便翻翻,或从“楔子”读起,或从后记、尾声读起,或抽读跳读……我非常享受这么一种随心所欲的快乐的阅读状态,其实,在这样一种阅读状态下,我们可能更易接近文本提供的艺术质地。

《家父》是作者以父亲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一部带有传记色彩的“非虚构”小说。这样一种文本定位,我是从作品的“楔子”和“后记”中知晓的,在“楔子”中作者问妈妈:“如果写一部以父亲一生为主题的传记小说,你觉得从何写起

一个果子,手里抓一个果子,眼里盯一个果子,脑中想一个果子”的课题意识”。

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辛勤耕耘的日日夜夜,同样得到了青联朋友无私的鼎力相助。世博有富于个性、归于历史的坦荡情怀、思维方式、成长智慧和品格。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顾问、总策划师,除了和团队一起努力把世博变成创意的摇篮、积极让世博和城市一起呼吸,还创作了《震撼五千》等巨幅绘画作品和《理想幻城——城市足迹馆歌》等十八首歌词。青联老朋友金复载和上海市音协主席陆在易先生在得到求助信息后立即放下手中其他活给予支持。在上世纪90年代,全市征集歌词《上海市民歌》,我的创作曾被征用,就是金复载先生谱的曲。在迎世博的日子里金先生正忙于音乐剧的“拓荒”,但毅然揽下了为城市足迹馆歌谱曲的活,创作了动人的旋律。在世博D片区的广场上经久不息地回荡着金先生和陆先生谱写的乐曲和蔡伟民先生的歌声。呵,此时“生命的激励”蕴含着青联朋友的温情。

生命的激励

陈燮君

常是“高朋满座,宏论四起”。我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同时从事时间学、空间学、学科科学的开拓性研究和新学科宏观理论探索,张湘也热衷于社会科学学术信息交流,青联为这些研究和论坛的组织提供了极好的思想、信息资源和智力支持。由于“知识界”青联朋友的经常来稿,也逼迫自己勤于动笔,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轨迹。当时《书林》是一本较有影响的杂志,在《书林》编辑部工作的西海约我写一篇有关“买书、藏书和写书”的文章,使我有机会较为系统地总结出“买书的半为需求半为痴”、“藏书的百科全书式动态模式”、“写书的‘嘴里吃

送春短歌

谢春彦

匆匆春欲归去,夏等不及地赶来热闹,恐将热而闹之长复长矣,酒家且以短歌送春一程若何。

春和夏这哥俩儿
春似鸿毛一点轻,夏铸大象逐难惊。
杏花薄水春流去,肥绿益加乱纵横。

中山陵下梅花山探梅
遍寻博爱亭不得
二月诗魂柔断骨,开张倦目石头身。
寻芳亭外也博爱,只有梅花照旧人。

早春莫干坐雪示夔儿
颠倒瑶琴未可倾,眼前一派雪糊糊。
山中绝色空相对,何必劳心筑草庐。

伏梦
朝集紫露花,为尔作春衾。
未忍呼卿起,恐惊洛水琴。
映山多伏梦,只向雾中寻。

星洲作家袁三姐欲撰功甫帖说部口占嘲之
姐儿不必泪团团,功甫关卿事几端?
日日追风调宝马,荔枝火烤朝云干。
代人作句戏斥迟到白领丽人
可是乌云可是诗,正当二月柳丝丝。
莺莺莺莺来得慢,冷了咖啡冷了诗。
东京春行,与画友杨思胜斗酒游地
买醉新宿夜,狂歌银座巖。
芳林红半树,水道照人还。
得韩羽老哥春画红黑马,其诗书画文奇朴似傅山也
韩羽哥哥浑不见,石家庄上醉高眠。
马红马黑天难辨,北望傅山好诗篇。

季节与物候

赵玉龙

什么时节,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季节交替的时候,有哪些变化的征兆,即对一叶知秋感知,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无所知的,但是有的人却是了如指掌。一个人对季节和物候的敏感,可以扩展到对世间万物的热爱,他时时刻刻都在做一个发现者,而在这样的变化的世界中穿梭,会给他带来无限的惊喜。如此,即是热爱生活。

我们的那种虚构性艺术的审美愉悦,诸如阅读时的期待感紧张感,诸如情节发展有无内在的逻辑驱动,诸如对人性的揭示是否具有抵达人心的力量等等等等。显然,《家父》的作者,由于受真人真事的框限,未能做到将父亲的生活经验粹碎、重组,使自己的艺术想象飞翔起来,让文本获得优秀小说所具备的品质。这样一种两头不靠的文本特性,是《家父》写作最大的遗憾。

面对父亲人生经历这样一个题材,我们不能不求作者一定要采用何种文体来表现。这既要看“食材”给作者提供了烹制何种美味的可能性,也要看作者具有烹制何种菜系的功力?如果《家父》的写作,仅仅是寄托作者对驾鹤西去的父亲的哀思,其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作者完全可以“如释重负”。但作者的思念和情感现实,要打动更多的读者,让读者与作者产生情感共振,那么提供什么样的文本,则是作者不得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要是不走传记的路数,从父亲的小历史进入大历史,使文本具有史料价值或提供真实的人生感悟和经验;要是不走小说的路数,让文本具有小说阅读内在的艺术张力。“非虚构小说”当然也是一种路子,但我看不出,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有采用此种文体的内在必要。

文坛呓语

青春的活跃、无忌、向上、求索……是美好的、值得回味的。

我与青联

